

DOI:10.3969/j.issn.1000-9760.2025.04.002

实习护生家庭关怀度与不确定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张莹¹ 潘爱红² 王雨晴¹ 吴梦兰¹(¹ 皖南医学院研究生学院, 芜湖 241002; ² 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合肥 230061)

摘要 **目的** 探讨积极应对方式在实习护生家庭关怀度和不确定心理压力关系的中介效应。**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 选择 2023 年 3 月—2024 年 2 月于合肥市某三甲医院实习的 180 名护生作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不确定心理力量表以及应对方式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得分为(27.18±8.53)分, 单亲家庭的实习护生得分高于核心家庭的实习护生, 独生子女的实习护生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与积极应对方式、家庭关怀度均呈负相关($r=-0.375$, -0.371 ; $P<0.01$), 积极应对方式评分与家庭关怀度呈正相关($r=0.542$, $P<0.01$)。中介效应结果显示: 积极应对方式满足部分中介家庭关怀度与不确定心理压力间的关系,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1.99%。**结论** 家庭关怀度既可以直接预测实习护生的不确定心理压力, 也可以通过积极应对方式间接预测不确定心理压力, 即积极应对方式在家庭关怀度与不确定心理压力间起中介作用。

关键词 实习护生; 家庭关怀度; 不确定心理压力; 应对方式;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760(2025)08-294-05

Mediating effects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s on family caring and uncertai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trainee nursing students

ZHANG Ying¹, PAN Aihong², WANG Yuqing¹, WU Menglan¹¹ Graduate School, Wannan Medical College, Wuhu 231002, China;²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6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s between family caring and uncertai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nursing interns. **Methods**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180 nursing interns who interned in a tertiary hospital in Hefei city from March 2023 to February 2024 as the study subjects.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using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family APGAR index scale, the uncertainty psychological stress scale, and the coping style scale. **Results** The uncertainty psychological stress score of nursing interns was (27.18±8.53), the score of nursing interns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ursing interns from nuclear families, and the score of nursing interns from the single-child famil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ursing interns from non-single-child family. Uncertainty psychological stres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coping style and family caring ($r=-0.375$, -0.371 , $P<0.01$), and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 score and the family caring index ($r=0.542$, $P<0.01$). The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showed that positive coping style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aring and uncertain psychological stress, with a mediating effect of 21.99%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Family care can directly predict uncertain psychological

[基金项目] 安徽省卫生健康科研项目(AHWJ2023A20195); 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基础与临床合作研究提升计划培育专项资助项目(2022sfy011)

[通信作者] 潘爱红, Email: 281851862@qq.com

stress among directly through positive coping styles nursing interns and can also indirectly predict in through positive coping styles, i. e., positive coping style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aring and uncertainty stress among nursing interns.

Keywords: Nursing intern; Family caring degree; Uncertainty stress; Coping styles; Mediating effect

不确定心理压力是指个体对于事件或情境具有不确定感而形成的压力^[1]。相比于生活压力,不确定心理压力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2]。实习护生兼具学生和护士双重身份,不仅面临学业压力,在实习过程中还会因患者的态度与评价、自我能力认识不足以及对未来就业不确定等因素,承受较大心理压力^[3]。研究发现^[4],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会让人感到困惑和焦虑,人们往往会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可能会让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变得更糟。应对方式是个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或干扰时所选择的态度和行为,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实习护生采取的应对方式将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和工作质量^[5]。家庭关怀度是衡量个体对家庭功能满意程度的关键指标,不良家庭环境是引发个体心理不确定性的主要危险因素,而拥有高家庭关怀度的大学生家中得到更多支持,有效缓解不确定带来的心理压力^[6]。本研究旨在调查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家庭关怀度与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探讨积极应对方式在不确定心理压力和家庭关怀度间的中介作用,为维护护生的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让护生能以良好的身心状态投入实践中,保障实习质量。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 2023 年 3 月—2024 年 2 月于合肥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实习的 180 名护生为研究对象,年龄(21.17±1.68)岁。纳入标准:1)临床一线实习护生;2)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因请假等原因无法填写问卷者。2)剔除标准:问卷填写不完整、答复不规范或存在明显错误者。共发出 216 份问卷,除去无效问卷,共收回 180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4.9%。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是否为独生子女、生源地、家庭类型、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的学历、是否志愿填报护理专业 10 个条目。

1.2.2 不确定心理压力量表(uncertainty stress scale, USS) 由杨廷忠^[1]编制,该量表由 4 个维度组成,分别测量了最近两周内生活(2 个条目)、社会变化(3 个条目)、目标(2 个条目)和社会价值观(3 个条目)的不确定性。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各条目得分≥3 分,提示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压力属于高水平,反之为低水平;得分越高,代表不确定性压力越明显,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84,内部一致性较好。

1.2.3 家庭关怀度指数(adaptability,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resolve, APGAR)量表 由 Smilkstein^[7]编制,吕繁、顾媛汉化^[8],量表包括适应度、合作度、成熟度、情感度、亲密度 5 个条目。采用 Likert 3 级评分(0~2 分)，“很少发生”“有时发生”和“经常发生”依次计分。总分 0~10 分,得分越高提示个体家庭功能越好。本研究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927^[9]。

1.2.4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由解亚宁^[10]编制,包括积极应对(12 个条目)和消极应对(8 个条目)2 个维度,合计 2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计分法(0~3 分),积极应对总分为 36 分,消极应对总分为 24 分,以得分最高的应对方式评定患者倾向于该应对方式。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811,内部一致性良好。

1.3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面对面填写调查表的方式,调查前,研究人员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和注意事项,避免暗示性表达,所有调查对象均自愿匿名填写调查表,现场填写并收回。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6.0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bar{x} \pm s$ 表示,采用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或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实习护生各变量之间关系;采用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4 分析应对方式在不确定心理压力与家庭关怀度之间的中介效应,采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重复取样 5000 次,计算 95% CI,以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运用 Harman 单因子分析全部条目, 结果表明: 共有 6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 25.339%, 低于 40% 的临界值, 说明本研究的数据不会受到公共方法偏倚的影响。

2.2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 180 名实习护生, 年龄 (21.17 ± 1.68) 岁; 家庭类型和是否为独生子女在不确定心理压力得分上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而其他人口学变量在不确定心理压力得分上比较,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

2.3 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家庭关怀度及应对方式的得分情况

本组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均分为 (27.18 ± 8.53) 分, 其中, 75 名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属于高压, 105 名实习护生属于低压; 实习护生积极应对方式维度得分高于消极应对方式得分; 本组实习护生家庭关怀度总分为 (6.19 ± 3.01) 分, 其中维度得分最高的是家庭亲密度, 为 (1.41 ± 0.64) 分, 最低的是家庭合作度, 为 (1.12 ± 0.75) 分。见表 2。

2.4 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家庭关怀度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不确定心理压力与积极应对方式 ($r = -0.375$, $P < 0.01$)、家庭关怀度 ($r = -0.371$, $P < 0.01$) 均呈负相关, 积极应对方式评分与家庭关怀度呈正相关 ($r = 0.542$, $P < 0.01$)。详见表 3。

2.5 积极应对方式在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和家庭关怀度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利用 Process 插件中的 Model 4, 采用 Bootstrapping 法 (5000 次重复取样), 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方程, 分析家庭关怀度、积极应对方式和不确定心理压力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结果发现: 家庭关怀度显著预测不确定心理压力 ($\beta = -0.914$, $P < 0.001$) 和积极应对方式 ($\beta = 1.291$, $P < 0.001$), 家庭关怀度和积极应对方式共同预测不确定心理压力时, 积极应对方式 ($\beta = -0.078$, $P < 0.01$) 和家庭关怀度 ($\beta = -0.713$, $P < 0.01$) 的预测作用均明显, 见图 1。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 因 Bootstrap 95% CI 均不含 0, 这个结

果表明积极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 在家庭关怀度与不确定心理压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值为 -0.713, 中介效应值为 -0.201, 中介效应占比 21.99% ($-0.201 / -0.914 \times 100\%$)。详见表 4 和表 5。

表 1 实习护生的一般资料及不同特征护生的不确定心理压力得分比较 (分, $\bar{x} \pm s$)

项目	n (%)	不确定心理压力得分	F/t	P
性别			-0.227	0.821
男	32(17.78)	26.81 ± 7.87		
女	148(82.22)	27.19 ± 8.66		
学历			-1.616	0.108
专科	87(48.33)	26.06 ± 9.69		
本科	93(51.57)	28.12 ± 7.13		
生源地			0.398	0.672
农村	117(65.00)	26.76 ± 8.55		
城镇	34(18.89)	27.35 ± 7.55		
城市	29(16.11)	28.31 ± 9.50		
家庭类型			4.394	0.014
核心家庭	135(75.00)	26.64 ± 8.43		
单亲家庭	30(16.67)	30.90 ± 8.43		
其他	15(8.33)	23.93 ± 7.31		
家庭经济状况			2.044	0.133
贫困	18(10.00)	29.94 ± 5.09		
一般	116(64.44)	27.38 ± 8.72		
良好	46(25.56)	25.37 ± 8.78		
父亲学历			0.315	0.730
中专及以下	133(73.89)	27.21 ± 8.46		
大专	31(17.22)	26.19 ± 8.84		
本科及以上	16(8.89)	28.19 ± 8.63		
母亲学历			0.692	0.588
中专及以下	143(79.44)	26.89 ± 8.37		
大专	30(16.67)	27.23 ± 9.03		
本科及以上	7(3.89)	30.14 ± 9.63		
独生子女			0.770	0.042
是	46(25.56)	27.96 ± 8.27		
否	134(74.44)	26.84 ± 8.60		
志愿填报护理专业			-1.023	0.308
是	133(73.89)	26.74 ± 8.61		
否	47(26.11)	28.21 ± 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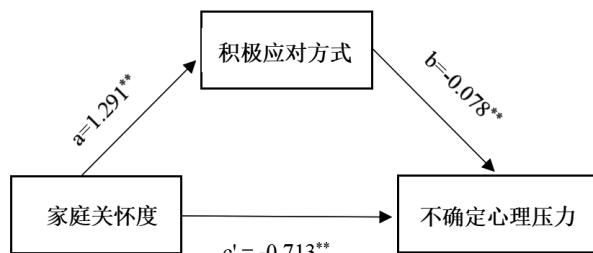
表 2 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家庭关怀度及应对方式的得分情况(分, $\bar{x} \pm s$)

项目	条目	维度得分
不确定心理压力	10	27.18±8.53
生活的不确定性	2	5.41±2.03
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	3	7.70±2.99
目标的不确定性	2	6.30±2.12
社会价值观的不确定性	3	7.77±3.00
应对方式	20	31.99±9.75
积极应对	12	21.91±7.09
消极应对	8	10.19±4.57
家庭关怀度指数	5	6.16±2.89
家庭适应度	1	1.22±0.66
家庭合作度	1	1.13±0.74
家庭成长度	1	1.25±0.73
家庭情感度	1	1.17±0.73
家庭亲密度	1	1.39±0.62

表 3 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家庭关怀度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不确定心理压力	积极应对	家庭关怀度
不确定心理压力	1	-	-
积极应对	-0.375**	1	-
家庭关怀度	-0.371**	0.542**	1

注: * $P < 0.05$, ** $P < 0.01$ 。



注: ** $P < 0.01$ 。

图 1 中介效应分析流程图

表 4 积极应对方式在家庭关怀度与不确定心理压力间中介效应检验($n=180$)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R^2	F	t	β	P
不确定心理压力	家庭关怀度	0.082	15.840	-5.3358	-0.914	<0.001
积极应对	家庭关怀度	0.274	67.285	8.6044	1.291	<0.001
不确定心理压力	积极应对	0.084	8.155	-0.716	-0.078	<0.01

家庭关怀度 -3.011 -0.713 <0.01

表 5 积极应对方式在家庭关怀度与不确定心理压力间中介效应分解表($n=180$)

项目	效应值	Boot SE	Boot95%CI		相对效应值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914	0.230	-1.367	-0.461	
直接效应	-0.713	0.270	-1.345	-0.280	78.01%
间接效应	-0.201	0.019	-0.444	-0.029	21.99%

3 讨论

3.1 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现状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本组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总分为(27.18±8.53)分,处于中等水平。不确定性作为重要的应激因素,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使机体长时间处在“半激发”的状态中,从而造成了身体的调节功能和抵抗力下降,增加急慢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患病风险^[11]。护理专业实习生承受的压力高于同年级医学、药学等专业学生^[12-13]。其不确定心理压力主要源于未来就业、工作内容以及对自身知识和能力的担忧等,由于人生阅历匮乏,在应对压力时,往往会不知所措^[14]。随着我国高校招生与就业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高校护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方式也发生了由国家指派向“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转变。另外,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护理专业学生数呈逐年增加趋势,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就业压力已成为实习护生最大的不确定性心理压力来源;实习护生刚接触临床工作,离开校园步入社会,不仅要面对全新的工作内容,还需应对与患者、医生等主体间复杂的人际关系^[15]。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不容丝毫差错,担心出现差错事故、接触传染性疾病、忧虑自身知识不够全面、专业操作水平不高等,都是护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压力源^[16]。

3.2 实习护生家庭关怀度、积极应对方式可负向影响不确定心理压力

本文结果显示,实习护生家庭关怀度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即家庭关怀度较高的实习护生更倾向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这与杜飞^[17]研究结果相似,分析其原因,良好的家庭氛围能够让护生获得有效的情感和物质支持,助其习得良好的沟通和情绪管理能力,在遇到困难挫折时,能看到事物发

展的积极层面,也就更倾向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本次研究发现,家庭关怀度与不确定心理压力呈负相关,该结果与秦雪丽^[18]的研究结果相符,残缺的家庭结构、紧张的家庭氛围、消极的养育方式会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容易产生负面情绪。此外,积极应对方式与不确定心理压力呈负相关,即积极应对方式能够帮助实习护生减轻心理压力,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处事态度,廖俐雯和王琳^[19]研究发现,积极应对方式是心理压力的保护性因素,积极应对方式作为心理应激的重要中介因素之一,在调节个体的心理状态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应对方式可有效缓解负面情绪的影响,促进心理健康的提升,为个体提供了一种自我保护和恢复的策略,对维护家庭系统稳定有积极意义。

3.3 积极应对方式在实习护生家庭关怀度和不确定心理压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通过构建相关模型发现,家庭关怀度对实习护生不确定心理压力有直接预测作用,积极应对方式在家庭关怀度与不确定心理压力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实习护生家庭关怀度及积极应对方式均能够负向预测其不确定心理压力,直接路径效应值分别是-0.713和-0.078,同时,家庭关怀度指数还可通过中介变量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患者的不确定心理压力,间接效应占总效应比值为21.99%。Mo等^[20]研究认为,高家庭关怀度会促使个体产生正向的情感,使其以健康、向上的态度来对待外界压力引起的变化,并采取积极的方式处理问题。因此,通过改善家庭环境,能极大地缓解实习护生的不确定性心理压力,同时,还可以通过实习护生进行心理辅导,提高他们的应对能力,从而间接地缓解他们的不确定性心理压力。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杨廷忠. 健康研究:社会行为理论与方法[M]. 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36.
- [2] Wu D, Yang T, Rockett IR, et al. Uncertainty stress, social capital,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findings from a 22-university survey[J]. J Health Psychol, 2021, 26(2): 214-225. DOI:10.1177/1359105318805820.
- [3] 刘月,姚淳,王玲敏,等. 实习护生压力与应对策略质性研究的meta整合分析[J]. 职业与健康, 2023, 39(24): 3426-3431. DOI:10.13329/j.cnki.zyyjk.2023.0627.
- [4] 邓宇,侯皓,严娜,等. 大学生童年期积极及不良经历与不确定心理压力的关联[J]. 中国学校卫生, 2022, 43(9): 1355-1358. DOI:10.16835/j.cnki.1000-9817.2022.09.018.
- [5] 吴卓楠,王梦晶,韩凯业,等. 实习前期护生实习压力、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现状及相关性研究[J]. 卫生职业教育, 2023, 41(6): 139-143. DOI:10.20037/j.issn.1671-1246.2023.06.44.
- [6] 刘明娟,曹峰瑞. 关于生命意义的研究综述[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9, 19(9): 165-166. DOI:10.3969/j.issn.1005-6033.2009.09.079.
- [7] Smilkstein G. The family APGAR: a proposal for a family function test and its use by physicians[J]. J Fam Pract, 1978, 6(6): 1231-1239.
- [8] 吕繁,顾浚. 家庭APGAR问卷及其临床应用[J]. 国外医学(医院管理分册), 1995(2): 56-59.
- [9] Smilkstein G, Ashworth C, Montano D, et al.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family APGAR as a test of family function. [J]. J Fam Pract, 1982, 15(2): 303-311.
- [10] 解亚宁.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8, 6(2): 114-115.
- [11] 杨新杰,竺静雯,俞彬,等. 社区老年人的不确定性压力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 实用老年医学, 2023, 37(1): 35-38. DOI:10.3969/j.issn.1003-9198.2023.01.009.
- [12] Zheng Y, Jiao J, Hao W. Prevalence of stress among nursing students: a protocol for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Medicine (Baltimore), 2022, 101(31): e29293. DOI:10.1016/j.nedt.2018.01.009.
- [13] Toqan D, Ayed A, Malak MZ, et al. Sources of stress and coping behaviors among nursing students throughout their first clinical training[J]. SAGE Open Nurs, 2023, 9: 23779608231207274. DOI:10.1177/23779608231207274.
- [14] 刘茹,徐姝娟. 压力知觉对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J]. 济宁医学院学报, 2023, 46(3): 174-178. DOI:10.3969/j.issn.1000-9760.2023.03.005.
- [15] 樊睿,王佳佳,林蓓蕾. 本科护生职业认同在转型冲击和压力间的中介效应[J]. 卫生职业教育, 2024, 42(1): 141-144. DOI:10.20037/j.issn.1671-1246.2024.01.41.
- [16] 莫岚斯.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黄石:湖北师范大学, 2023.
- [17] 杜飞. 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对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及干预研究[D]. 合肥:合肥师范学院, 2022.
- [18] 秦雪丽. 个案工作介入青少年手机依赖现象研究[D]. 武汉:江汉大学, 2023.
- [19] 廖俐雯,王琳.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急诊护士情绪调节策略在应对方式与抗逆力之间的调节效应[J]. 护理学杂志, 2023, 38(13): 1-6.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3.13.001.
- [20] Mo PK, Lau JT, Yu X, et al.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on resilience, posttraumatic growth, hopelessn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ldren of HIV-infected parents in mainland China[J]. AIDS Care, 2014, 26(12): 1526-1533. DOI:10.1080/09540121.2014.923810.

(收稿日期 2024-07-18)

(本文编辑:甘慧敏)